

连云港



短篇小说集

连云港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连 云 浪 花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1月第1版

197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5,000册

书号 10100·035 每册 0.35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海边、港口、渔场，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认真读马、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，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事。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：胸怀全局，帮助兄弟渔船找回失网，在生产中作出新贡献的老渔民；狠抓阶级斗争，敢于揭露坏人坏事的女队长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，热情为黑人兄弟治愈哑症的港口医生；教育青年加强战备观念，苦练杀敌本领的码头工人……。

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这些新作，塑造了鲜明高大的英雄形象，描绘了绚丽多彩的生活图景，富有海边生活特色，是短篇小说创作中又一新的收获。

目 录

我们都是无产者	程景楷 张 涛(1)
贝雕画上的火焰	唐俊德(14)
引航	刘国华(26)
炼海	仇永林(39)
挂苗	李树槐(52)
风口浪尖	包殿贵(62)
定稿	杨春章(82)
郑海老大	李志权(93)
韩梅	朱国成(102)
起点	谢锦华(112)
收回的礼品	薛济民(120)
海边的风雨	飞 舟(133)
擦枪	马 快(143)
港口的眼睛	周连忠(154)
改碱	浩 进(162)
路	许 晓(173)

我们都是无产者

连云港市 程景楷 张 涛

一

我们的海港，背倚云台山，面临黄海，港口对面峙立着长长的岛屿，形成了港口的天然屏障，使它成为一个优良的不冻港，被人称为黄海边上的一颗明珠。它一年到头，络绎不绝地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远洋货轮，担负着对外贸易和支援世界革命的重任。我们的检疫所就设在港口上面。

一天下午，我们正在所里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大家讨论得很热烈。忽然，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传达室老钟走到我面前：

“季医生，港监值班室来电话说，‘海星号’船长病了，请你马上去看看。”

我背上红十字药箱，急忙登上外轮“海星号”。当我走向船长室的时候，在扶梯口前发现一个白人水手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，脸色很忧郁，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，但又迟疑不决。我走进船长室，一个正匍匐着擦地板的“侍者”连忙站起来：

“医生！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一看，这侍者年龄虽然不过二十几岁，但却显得苍老，身体也很瘦弱，可能是由于长期匍匐工作的缘故，背也显得有些驼。他默默地为我拉开了里间房门。顿时，一股

刺鼻的香水味混和着烟草、烈酒味迎面扑来。这是一间豪华的卧室。看得出来，一切陈设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十分考究。半卧在“席梦思”钢丝软床上的船长，礼貌地向我欠了欠身。

“您好，先生。”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“您好。”我回答着，随即对他的病情作了检查。原来只不过是般的高血压病引起的头晕，便直率而有礼貌地劝戒他节制烟酒，少食油腻，不要老是躺着。船长满意地表示了谢意，并告诉我船要在此地进行航修，可能要多停留几天，希望我常来看他。我表示同意，但心里总是惦记着扶梯口的那位白人水手，于是便匆匆告辞了。

果然，当我走进扶梯口的时候，发现那位白人水手依然立在那里。便上前打了个招呼：

“朋友，您好！”

“您好！”听得出语气中有些激动。他高高的身材，留着一头长发，眼睛很大，眼眶有些深陷，两腮略显清瘦。虽然，眼前他一脸忧愁，但从那专注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了在他身上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。

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？”

“我叫佛伦得……”白人水手难为情地把视线移开药箱，期望地看着我：“我的朋友阿里病了！”

“在哪？”我急忙问道。

“机舱里。”

说着，佛伦得把我领进一间狭小、昏暗的水手舱室。里面拥挤着三张单人短铺。三条一色陈旧的粗毛毯散乱地堆放在铺上。屋里散发出浓烈的机油气味。

“请您先坐坐，我喊阿里去。”佛伦得匆匆走下机舱。我坐在床沿上，默默地打量着舱室里简陋的陈设，心潮不由地翻腾起来。啊！多么熟悉的小方洞啊！解放前，我就是在这样的“小方洞”里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啊！后来……。忽然，我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。

佛伦得领着一位身材魁梧的黑人水手走了进来，并把他介绍给我：“阿里，我的好朋友。”

我对阿里说：“我叫季青，港口医生。”

对方没言语，那深沉的目光盯住我的脸。接着，一双铁钳般的大手热情地伸了过来，把我的手紧紧握住。

“哦，这样烫，在发高烧啊！”我抬头看看阿里，只见他黝黑的脸庞微微发亮，短短的头发一圈一圈地卷曲着。他紧咬嘴唇，显得十分倔强。他那宽大的额间，几颗豆大的汗珠颤抖着向下滚动。多么坚强的意志啊，看得出他在忍受着极大的病痛。我顺手掏出手帕给他拭了拭汗。请他坐下后，仔细地给他检查了病情，作了治疗。并嘱咐他要“注意休息”。阿里感激地望着我，两只眼睛润湿了……

我问他在船上做什么工作？

他不作声。

我问他什么时候生病的？

他也不作声。

我问他现在觉得怎样了？

他还是不作声。

看着黑人兄弟激动的眼神，就觉得他想要对我说什么……但没有说。我茫然了。佛伦得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几

次向我投过示意的眼色。我虽然没有完全领会，但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。我开足了药，并把具体用法告诉了佛伦得，就站了起来。阿里那双深沉的眼里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，随后向我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再见。从这短促的相会中，我们好象被什么连在一起了。我望着阿里，不觉也深深地点了点头。

佛伦得把我送上甲板，我们默默地走着。在经过扶梯口时，我禁不住问：“阿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朋友，他多么想说话啊！”佛伦得说，“可是他哑了！”

“哑了！？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后悔自己刚才不该那样鲁莽。

“他是什么时候哑的？”

佛伦得脸色阴沉了。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，两手抓着栏杆，停下了迟缓的脚步。

一只海鸥骄傲地扑打着银白色的双翅，高叫着在我们眼前打了个圆圈儿向远方飞去。看着这快活的海鸥，佛伦得情不自禁地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惋惜地说：“朋友，那还是两年前的事情，我和阿里在这‘海星号’上当水手。当时，阿里是我们船上最好的水手。一次，我们船路过非洲的咆哮角……”

哦，我明白他指的“咆哮角”就是“好望角”，那里风浪险恶，老水手们都称它是“海上坟墓”。

佛伦得说：“那是多么大的风暴啊！飓风把海都掀翻了。我们‘海星号’顶着狂风恶浪开了五天五夜，船位却仍未动。第六天，无线电天线突然坏了！……”佛伦得顿了顿，“修理天线，要爬十多米高的桅杆。朋友，你想，有谁能爬得上去呢！全船都沉默了。正在这时，船长命令我说：‘佛伦得，爬上去！’啊！叫我？！我怎么爬得上去呢？可是，我是被船主雇来的，不

爬能行吗？我们当水手的都深知那样的后果……就在我犹豫不决、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一个黑人水手冲了上去。啊，是阿里！我们船上谁不知道，他身体最结实，爬杆技巧也最熟练。不过，因为他是黑人，船长不重视他，只把他当作一个下等水手使唤。现在，他冲了出去，向着‘死亡’、向着全船生存的道路冲去了。我们全船水手都屏住呼吸，手捧着心，看着阿里，一公尺，两公尺，……五公尺，……阿里敏捷地向上爬去。海浪翻滚着越过船舷，飞上桅顶，船身剧烈地摇动不停。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阿里……啊，上去了！上去了！修好了！下来了！紧张，激动，喜悦……”

佛伦得的声音渐渐沙哑起来：“就在这时，阿里，不知是过度的疲劳，过分的紧张，还是风浪的袭击？总之，他，我们的阿里，为了我们全船的生命，也为了我免于被开除，他从桅杆中段摔下来了！是那么突然，那么措手不及，竟至于使我们未能……”

佛伦得的叙述深深揪住了我的心。

“阿里怎样了？”我急切地追问。

“他……”佛伦得脸色沉郁起来，“他不省人事，昏迷了三天三夜。这是多么漫长、多么难熬的三天三夜啊！我们全船水手轮班看护他，谁也吃不进，喝不下。等啊，盼啊……等我们的阿里醒来，盼我们的阿里开口。阿里，我们的阿里终于苏醒了！苏醒了！！后来，我们船也安全地驶进了开普顿。我们有多么兴奋啊！不知是谁扛来了一箱浓烈的白酒，真正的威士忌！我们喝呀，喝呀，为我们阿里的健康干杯！为我们阿里的健康歌唱！那天，我们高兴得简直要发疯。就在这时候……”佛伦

得突然停止了叙述。

“这时候怎么啦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我们的外国雇主来了，还带了个医生。他们口头上说得好听，给阿里治病。但当他们发现阿里的左腿可能伤残时，马上就宣布开除了他。这晴天霹雳，使正在病床上的阿里把肺都要气炸了！他浑身颤抖，两眼血丝暴胀，怒吼一声：‘你们这帮吸血鬼！……’口吐鲜血，栽倒床下……从此，我们的阿里再也不能说话了！后来，事情闹大了，我们船上的水手，在港口兄弟船员的声援、支持下，举行了联合罢工。最后，雇主不得不把阿里留下来。但是，阿里从此成了哑巴！”

我被佛伦得的叙述深深感动了。我觉得我的脉搏和阿里的脉搏、佛伦得的脉搏在一起跳动，跳动……

二

从“海星号”下来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潮翻滚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早上，我们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情景又展现在眼前，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这口号声激荡着我的心……。快到家了，从我家窗内传出来我女儿小英沉郁的歌声：

我家在非洲，
我的名字叫阿妞。
橡胶园里当童工，
一年苦到头。
外国主子骂，
老板鞭子抽。
风凄凄，

雨飕飕。
泪往肚里淌，
血似橡胶流。

歌声凄楚低沉，好象不是我的女儿小英在唱。但那带着稚气的音调告诉我，唱歌的正是她。

我家在非洲，
阿爸名字叫牯牛。
风里行，浪里走，
洋人船上当水手。
外国主子欺，
船上雇主揉。
顶狂风，
逆恶流。
从此成死囚，
日子不如狗。

听着小英的歌声，不由勾起我埋在心底深处的一段往事……

那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。我的家乡山东农村发生大旱，田里颗粒无收，又赶上瘟疫流行，全家七口人死了五口，只有我和父亲跟着人家一只破船，逃到十里洋场的上海。后来，为了谋生，经朋友介绍，被廉价雇在一艘叫“魔怪号”的美国轮船上当水手。就在那一年夏天，“魔怪号”因赶运一批货物去雅典，途经红海。那是一个少见的酷夏，万里晴空，气温高达四十三度。无边无际的红海，由于强烈阳光的照射，炙人的热流封锁了红海，把红海烧得通红通红。早已破烂不堪的“魔怪

号”在火海里腾腾欲焚、摇摇欲沉地航行。本来“魔怪号”应当在吉达港进行航修，但外国资本家为了赶行情，赚大钱，没有靠港。一天，“魔怪号”上那个年久失修的淡水舱突然爆裂了，虽然经过百般抢修，还是无济于事。没有淡水，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命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那是多么难熬的日日夜夜啊！头顶上烈日炎炎仿佛一盆炭火，海面上蒸气腾腾犹如一锅沸水。不少水手中暑了，只有我和父亲还算好些，便到底舱去替换早已昏迷不醒的三个生火工。由于缺水，过不多久，我父亲也昏倒了。怎么办？往前离赛得港还有三天的路程，往后回吉达港也要三天的路程。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，船长把仅有的一点储备淡水封闭了，这可激怒了我们。于是，一场你死我活的夺水斗争在“魔怪号”上爆发了。黑人水手、白人水手、黄人水手……大家一条心，拧成一股绳，向外国资本家展开了斗争。斗争持续了五个多小时。最后，储备淡水柜被打开了，水果箱也被打开了。一位黑人水手双手捧着又红又大的苹果，匆匆跑到我父亲跟前，可是我父亲已经闭眼了……

我边走边回忆，不知不觉来到家门口，我的女儿小英看我沉思的面孔不解地说：“爸爸，您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？我在听你唱歌啊！”

“还好吗？这是我们红小兵宣传队自己编写的。”小英自豪地说，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，期待着我给她提意见。

“还不错，就是太沉闷一些。要是能表达出黑人兄弟的斗争精神来，那就更好了。”我拉她到一边，对她说：“来，我先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于是，我就把她爷爷在解放前的那段遭遇，和我今天在“海星号”上见到、听到的事情，从头至尾给她讲了一遍。

当我讲到黑人叔叔阿里在风暴中勇敢地爬上桅杆时，她屏住呼吸，两手紧紧地抓住了我……

当我讲到黑人叔叔阿里如何摔伤时，她咬紧嘴唇，激动地举起小拳头呼喊：“打倒雇主！”

当我讲到阿里叔叔从此变成哑人时，她睁大了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，充满希望地问：“阿里叔叔还能讲话吗？”

是啊，黑人兄弟阿里还能够讲话吗？我想：阿里的哑症是在过分激动的情况下，咯血昏迷致哑的，是属于一种突然神经失控性的哑症，这与先天性的哑症不同，比较好治。佛伦得讲，他的听力现在还没有完全丧失，这是阿里哑症可以治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。想到解放军用银针打开聋哑禁区的先进事迹，想到自己曾用新针疗法治好一些聋哑病人的经验，我充满信心地说：“能，新针疗法能治好中国聋哑病人，也就能针好你阿里叔叔的哑症。”但为了慎重起见，做到精益求精，“完全”、“彻底”为国际无产者服务，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银针管。

我的一举一动，小英都看在眼里，她不解地问：“爸爸，您要给谁扎针？”

“为你的阿里叔叔，”我坚决地说，“先在我的身上试针。”听说要给阿里叔叔扎针，小英高兴得跳到我的面前，激动地说：“先在我的身上试针！”她把“我”字说得特别响亮。

看着孩子认真、坚决、果敢的表情，我心里象倒进了一碗蜜，真有说不出的甜啊！这不过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，从这句

话里，我看到了在毛泽东时代少年儿童心田上播下的世界革命种子，正在健康地发芽，成长。我爱抚地抚摸着女儿的头说：“小英，我要再一次亲身体会针感效果，这样，为你的阿里叔叔治病才比较有把握！”但为了不使她感到失望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你帮我看看进针的深度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小英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要求。

我抽出一根长长的十六号银针，低头摸准“哑门”穴缓缓刺了进去……

这是一个接近延脑的危险穴位，几千年来的针灸文献，都这样记载：“缓刺五分。”但是现在，解放军沿着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把它突破了。为了救治黑人阶级兄弟，我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医疗卫生路线继续走下去，为支援世界革命作出贡献。

“五分，六分，七分……一寸……”小英在向我报告着针刺的深度。

我一手扶针，一手坚定地进针。

“一寸二……一寸五……二寸……”

.....

三

黎明，我背着红十字药箱，走进检疫所党委办公室，想把自己的决心、打算向党委作详尽的汇报。

党委书记老赵同志正在看着什么，见我进来，便高兴地说：“老季，你来得正好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的一封信递给了我。信封上用英文工整地写着：“交中华人民共和国××港卫生检疫

所收。”下面的署名是：“海星号”全体水手。

我抽出信笺，几行粗犷大字跃入眼帘：“朋友，我们都是无产者！当我们在画报上看到你们中国医生，用小小银针打开了聋哑禁区的时候，我们——你们的朋友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为你们的成功而兴奋，为你们的胜利而欢呼，也为我们的黑人朋友阿里而高兴。朋友，你们知道，阿里是多么想说话啊！……”

这是一封无产者的来信，一封充满兄弟情谊、阶级情谊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信件。我读着读着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便向老赵同志说：“赵书记，请组织上把这任务交给我吧！”

老赵看着我，满意地点头说：“根据‘海星号’全体水手的要求，上级党委研究决定，立即组织医疗小组，利用‘海星号’航修的机会，尽我们的全力，用新针疗法为黑人水手阿里治病，并决定由你担任主治医生。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党把我要说的都说了，要想的都想了。我只简单而有力地说了句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赵书记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。这是党在鼓励我，支持我，我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四

五月一日，全世界无产者的劳动节。欢腾的海港披上了节日的盛装，到处充满了生气，充满了力量。

经过十五天航修的“海星号”，就要满载着中国货物起航了。经过精心治疗的黑人水手阿里，已经能说话了，就要满怀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与我们惜别了。他那一双有力的大手，

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握了又握，股股暖流渗透到我的心田。他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倾吐，但只激动地说了一句：“毛泽东，伟大！中国，伟大！”晶莹的泪珠，顺着他的脸颊滚滚而下。

为了祝贺阿里的健康，为了友谊，我们特意在海员俱乐部，请红小兵为“海星号”全体船员表演了文艺节目。演出会上，我的女儿小英演唱了她们新编的一首歌曲《我家在非洲》：

我家在非洲，
非洲椰林吼。
要解放，要自由，
拿起枪杆斗。
砸碎铁锁链，
再不当马牛。
战鼓擂，
凯歌奏，
奴隶昂起头，
主子发了抖。

歌声高亢有力，仿佛大海怒涛，犹如滚滚春雷。

突然，一个身躯魁梧的黑人冲上舞台，他，就是阿里。

阿里双手把小英高高举起，不停地旋转着，热烈地吻个不停……

“海星号”船员们都围拢上去，当他们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女儿时，兴奋极了，用中国话连声说：“太好了，谢谢！谢谢！”挽起我的胳膊，把我也拉上舞台。阿里更是激动，他指着我说：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，他们是白人水手，我是黑人水手，我们都是无产者！”